

中东欧转轨 30 年的过程和结果

——评《中东欧转轨 30 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

原航/文

[提 要] 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中东欧国家转型 30 年的进程和结果,对于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当前中东欧地区多样性、推进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东欧转轨 30 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一书分析了 16 个中东欧国家在 1989—2019 年转型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制度特征和结构,并探讨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关键议题和挑战。该研究具有涵盖国别数量最多、次区域范围最全、时间跨度大和聚焦领域多等特点,为当前关于中东欧转型的国际讨论提供了最新的多国视角和有价值的观点。该书显示,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类型还面临着继续调整的压力,其对转型的反思和对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还远未完成。同时,该书在视角、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尚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关键词] 中东欧 转型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中东欧转轨 30 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①一书是由波兰华沙大学欧洲中心牵头、多家中东欧研究机构和高校参与的国际研究共同体合作完成的一部研究中东欧转型的学术著作,也是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中东欧形态各异的市场经济:进展和挑战”研究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分析了 16 个中东欧国家在 1989—2019 年转型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制度特征和结构,并探讨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关键议题和挑战,是一部研究中东欧转型的高水平学术著作。^②

一、中东欧转型与国内外研究背景

“中东欧形态各异的市场经济:进展和挑战”这一研究项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学

^① Krzysztof Jasiecki,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30 Years of Capitalism 1989 - 2019*, Budapest: China - CEE Institute BUDAPEST, 2020.

^② 英文 transition 一词常被译作转型或转轨,两种译法在国内学术界常通用。当然,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其中之一,以示二词有所区别。在本文中,转轨和转型二词通用。

术背景。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和原东欧地区国家开始了转型进程,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进程,有的国家相对和平,有的国家则伴随着分裂、解体和内战。这些国家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一体化、北约东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等外部影响。历史并没有终结,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警示人们: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层出不穷。全面系统地回顾中东欧国家转型30年的进程和结果,深入探讨和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推进国际问题研究、加强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围绕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制度转型、经济社会变迁等现象进行了持续讨论,出现了多种转型研究领域。在关于中东欧的相关研究中,有三大主题受到国内学界的较多关注。一是中东欧国家转型本身。不少学者追踪和探讨了这些转型进程以及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类型的性质和特点,思考中东欧国家建立了何种资本主义、转型是否已经结束以及转型是否不可逆转等问题。^①二是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如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全球化等进程的关系。^②三是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有的学者强调,在中国—中东欧合作(17+1)中应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多样性或差异性。^③如何深入地系统地把握中东欧地区的多样性以促进17+1合作,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关系中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上,中东欧国家转型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主题,常引起跨学科的讨论,与新制度主义、比较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等领域联系密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聚焦于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

的类型与特点,后来学者们也日益关注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资本主义模式,并将其与西方模式进行比较。资本主义多样性是国际学术界持续讨论的主题,争议的焦点是资本主义模式是朝着制度趋同还是其变体差异的方向发展。几十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各类市场经济的差异,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30年里,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发展模式风靡全球,因而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普适模式而被效仿。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却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后果,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因此,更加深入地考察各地正在发展的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成为推动经验研究、反思流行概念和理论、启发新辩论的重要任务^④。

因此,《中东欧转轨30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正如该书主编克日什托夫·雅西埃茨基(Krzysztof Jasiiecki)在前言中谈到的那样,该书“是对中东欧地区在1989—2019年间经济制度变迁的系统总结

① 例如,项佐涛、李家懿《中东欧转轨三问——30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朱晓中《转型三问——写在中东欧转型30年之际》,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高歌《中东欧政治转轨30年——对转轨进展的观察与思考》,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例如,朱晓中《浅析欧盟对中东欧资本主义类型形成的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

③ 例如,孔寒冰《“16+1”国家的差异性与“精准”的经贸合作》,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期。

④ 参见近10年来关于中东欧地区资本主义的部分论文和专著,例如Katharina Bluhm“*Theories of Capitalism Put to the Test: Introduction to a Debate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Vol. 35, No. 2, 2010, pp. 197–217; Hubert Gabrisch“*Elements, Origins and Future of Great Transformations: Eastern Europe and Global Capitalism*”,*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31, No. 2, 2020, pp. 172–190; Anders Åslund, *How Capitalism was Bui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ussia,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以及未来研究的一个潜在起点”^①。

二、比较资本主义的视角

据雅西埃茨基的介绍,该书写作的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西方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持久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类型的多样性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制度趋同还是类型差异化。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发展模式风靡了30年,华盛顿共识成为很多国家的改革参考,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别似乎不重要了。然而,该书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世界各地导致了非常多样化的后果,包括那些与当初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的结果。以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推广资本主义某种模式的后果。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对这些差异的分析是新比较经济学的主题。”^②差异性议题不仅重新回到了学术辩论中,而且引发了关于不同模式之间关系的议题。《中东欧转轨30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一书援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话,提出存在另一场“体系之战”,即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在某些时期和条件下都是相对成功的。^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模式在共处和竞争中此起彼伏。该书还注意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正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碎片化,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该书对大辩论的介绍紧密结合当前背景,令人印象深刻。

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该书回顾了比较资本主义领域的两大经典研究、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以及对它们的改进和超越等线索,讨论了当前学术界列出的各种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概念,并展示了这些研究成果在被应用于转型时期的中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等问题时的优劣。

第一条线索始于彼得·霍尔(Peter A.

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在《资本主义: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中提出的两种资本主义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由于这种二分类型学被学者们批评为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二人又提出了一个“地中海模式”。后来,学者们沿着超越二分法的方向展开讨论。1990年,戈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östa Esping-Andersen)区分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三种模式——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研究南欧国家的过程中,学者们进一步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分类的局限性,例如,学者们提出的清晰分类并不符合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即存在制度杂交(institutional hybrids)的问题,而制度杂交通常是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互相“借用”制度的结果。的确,“制度杂交”被认为是一种对“纯粹”资本主义模式的偏离。该书认为,这说明上述资本主义类型划分存在局限性。

第二条线索是法国经济学家布鲁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化》一书中提到的观点。阿玛布尔超越了霍尔和索斯凯斯提出的二分类型学,以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曾提出的制度互补性概念为基础,提出两种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即其中一种制度的存在会提高另一种制度的效力。我们可以从经济制度之间的联系这一特殊角度来考虑资本主义模式。阿玛布尔提出的概念框架确定了构成每个国家经济制度架构支柱的五个关键领域及其指标,区分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共存的五种资本主义模式。阿玛布尔的批评者指出,这些模式都具有“理想类型”的性质。该书指出“理解制度规则需要对现实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这证明使用抽

^① Krzysztof Jasiński,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30 Years of Capitalism 1989 - 2019*, Budapest: China - CEE Institute BUDAPEST, 2020, p. 10.

^② Ibid., p. 14.

^③ Ibid.

象模型是合理的,这些模型的任务是集中于所采用概念的关键方面。”^①

《中东欧转轨 30 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一书明确指出了中东欧研究给比较资本主义领域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出现的趋势甚至与西方国家是相反的,因此,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的制度模式为参照的研究者会面临这些模式是否适用于中东欧“新型资本主义”的问题。该书不赞成那些认为中东欧的市场经济类型是暂时的、因此不能将之视为单独类型的观点,也不赞成那些认为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还不持久和深刻、因此不足以从严格的制度角度来考察的观点。该书认为,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为中东欧研究“提供了语言”,因而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类型时,上述两条线索是“有启发性、有价值的”。^②

针对中东欧国家的“新”经济,该书详细讨论了两种研究方法:标准概念框架(the standard conceptual framework)和非标准方法(non-standard approaches)。^③前者是前述两条线索的延伸。该书认为,沿着二分类型学线索展开的研究有一些进展。例如,有人在二分类型之外,增加了第三种类型——依赖型的市场经济(适用于维谢格拉德集团^④)。该类型也适用于整个中东欧地区,其他相关研究尽管理论前提不同、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也有类似的发现。同时,该书认为,阿马布尔的分类线索拓宽了中东欧研究中的比较范围。中东欧国家在制度上同时与多种资本主义模式联系密切,被称为“拼凑式资本主义”。同时,该书也指出,上述两种标准概念的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是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

与此相反,非标准方法认为中东欧地区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对上述两种理论在中东欧国家的直接应用提出了质疑,指出了该地区资本主义模式的其他影响因素。例如,有人强调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形式,聚焦于后社会

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五种类型;有人聚焦政治、社会保护和市场因素,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四种类型;还有人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源的视角,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类型。此外,该书还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形成方式上,“来自国外的”资本主义模式与上文提到的标准概念思路中区分的依赖型资本主义模式有相似之处。这暗示了标准概念框架的方法与非标准方法在研究发现方面可能殊途同归。

在总结文献回顾时,该书指出,关于中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讨论远未结束。^⑤这些讨论提供了广义的理论框架、概念、方法和类型等学术语言,也强调了中东欧国家的独特性。该书作者认为,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类型的讨论也具有启发性,讨论无法得出明确结果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特殊条件和变化,特别是国际趋势的影响。这些国际趋势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特征,重新定义了国际关系的规则,迫使各国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其中,欧盟危机加速了其离心趋势,技术发展加速了向数字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国家模式也被再次审视。

应该说这是一个开放的结论。该书客观详尽地评述了比较资本主义领域中的上述两大经典研究,明确提出了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基于西方国家的理论和方法被应用于中东欧研究时所面临的适用性问题,并详细讨论了围绕中东欧国家研究所形成的标准概念和非标准方法的进展情况。总的来看,该书视野

① Ibid., p. 21.

② Ibid., p. 24.

③ Ibid., pp. 24 - 29.

④ 1991年2月15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领导人在匈牙利维谢格拉德城堡会晤并发布了《维谢格拉德宣言》,宣告维谢格拉德集团成立。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该集团由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组成。

⑤ Ibid., p. 29.

广阔,没有局限于中东欧来谈中东欧,而是放眼整个欧洲和世界,并且注意到了当前趋势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冲击,尤其是指出了技术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向文明的下一阶段过渡。这种着眼于人类未来的角度有助于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未来,而非仅仅局限于过去30年。

三、概念、方法、数据与结果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严谨的研究设计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和信度。这意味着研究团队要科学合理地规划研究,将严谨性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

该书主编雅西埃茨基强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中东欧16国在过去30年中的重要现象、过程和趋势进行综合描述,强调比较资本主义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包括受霍尔、索斯凯斯和阿马布尔的研究成果启发展开的讨论。该书的概念框架是在上述视角下展开的。该书指出,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21世纪初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讨论有利于比较资本主义在中东欧的实现。而中东欧的特殊性也给比较研究带来了认知冲击。

关于已有学术讨论的适用性问题,该书认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对欧洲的转型国家的讨论为分析对象的选择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启示。^①首先,该研究的案例覆盖了16个中东欧国家。正如该书作者指出的,这一点使得该研究具有国际领先性。其次,这16个国家被分为四组,每一组都代表了一个次区域。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次区域层面,该研究关注的焦点都是研究对象的经济概况,特别是其最典型和最特点的方面。

该书认为,尽管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角度对中东欧展开的讨论尚未有明确的发现,但这些讨论体现了一定的研究目的,即希望“超越与西欧资本主义模式的比较,寻找中东欧国家的具体特征”^②。该研究参考了前文讨论的标

准概念和非标准概念,考虑到研究的综合性,“仅聚焦于在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背景下选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状况”,从而确定了中东欧国家整体上的共同特征,包含制度模式、政治维度、外国投资者的重要性、集体劳动关系、知识部门和创新等方面。^③在制度模式上,中东欧国家存在混合形态,同时接近欧盟15国^④的多种资本主义模式,可被称为“拼凑式资本主义”、“混合资本主义”等。在政治维度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寡头政治与裙带主义等的杂交现象比较突出。此外,中东欧国家还存在外国投资者经常占据主导地位、集体劳动关系多样化、知识部门薄弱和创新能力低等现象。

对这些共同特征的概括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可以看出,这些共同特征是在参考上述标准概念和非标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得出的,有助于突出中东欧国家转型中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包括制度模式上的混合状态、政治维度上的杂交现象、对外资的依赖等。可以说,由于充分考虑到了中东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该书对这些方面的取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合理的和恰当的。

基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中有中东欧研究的文献,该书就影响中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assumptions),即1990年之前的不同发展轨迹、对国家特定的内部因素的依赖、包括外债在内的外部因素。这三个假设分别指出了历史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该书作者分别阐释了这些假设的内容,但并没有充分论证提出这三个假设的理由,即这

① Ibid., p. 32.

② Ibid., p. 33.

③ Ibid.

④ 这里的“欧盟15国”指的是在2004年中东欧10国加入之前,欧盟原来的15个老成员国,包括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丹麦、爱尔兰、英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和瑞典。

些假设是否恰当、是否覆盖了全部影响因素或抓住了最主要因素?如果说前文提到的中东欧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对其发展结果的共性的总结,那么这三个假设旨在寻找解释结果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三个假设是从转型过程提出的,分别涉及转型的历史条件(起点)、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应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基本假设是后文分析的逻辑起点,如果该书作者能够充分地论证提出假设的理论背景、视角和目的,那么该研究在方法论上就会更加严谨,也更有助于读者思考这些假设的优点和局限性。

该书确定了六大主题领域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分别是政治环境和制度质量、总体经济展望、创业质量、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现代化、知识部门 and 舆论对转型的态度。然而,作者并未详细论证选择这六大主题的理由。可以看出,这六大主题基本上对应并涵盖了前述三个假设的要点,每一个主题都确定了比较明确的主要内容和观察指标,即每一主题都有三个必要组成部分:特别重要的过程和趋势特点、国际排名比较中的统计数据 and 指标、主要成就和挑战。同时,该书对每一个主题的指标都确定了明确和具体的资料与数据来源,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合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盟统计局等的统计数据和方法论标准。应该说,这些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检视上述从确定研究主题、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共同特征和研究假设,到确定研究的关键维度和实质内容,再到确定数据来源的全部过程和步骤,可以发现,该书的研究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是比较严谨的,该方法论和研究设计能基本确保该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即基于这些概念、关键维度和实质内容的观察指标、资料来源、数据、排名和指标的分析可以基本上实现研究的测量目的,分析所得的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此外,该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从国家层面上升到次区域层面,即将转型特征相似的国家归纳为次区域的集团。该书作者参考已有的一些划分,并采用了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综合考虑历史、政治、经济和地理等维度的类型特征,将中东欧 16 国划分为四组国家:维谢格拉德四国、波罗的海三国、东南欧四国以及西巴尔干五国。这样的划分比较符合中东欧 16 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次区域层面的归纳总结有助于深化对单个国家转型的认识,也有助于在次区域层面作进一步比较,以深入考察中东欧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该研究的主要假设(hypotheses)是,中东欧国家创造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该书提供的 16 国案例研究结果检验并证实了这一点。每一个国别案例的详细讨论都围绕前述六大主题领域展开,并提供了详实的数据资料,有的案例还附有包含关键指标的大量图表。16 个国别案例详细展示了各国不同的转型过程、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形成和演变、内外因素作用和变化导致的挑战等,将其与前述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中东欧研究的标准概念和非标准方法提出的对应类型进行比较,概括出了各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特点。研究表明,几乎每个中东欧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其实际情况与已有的一些概念模式不完全相同,每一个国家的模式都难以用某一类型的标签来简单地概括。一国模式往往同时接近多个类型,具有某种杂交的性质。同时,这些具体案例还详细地展示了各国的历史条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了转型的进程与结果。由于各国在转型前的历史条件迥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因素不断变化,各国精英和大众对转型进程与挑战的反应也有差别。

该书的一个重要研究发现是:中东欧国家 30 年的转型不是直线型地趋向曾被奉为标准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是伴

随着反思。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等导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和演化方向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近年来,中东欧国家注意到了社会变迁、全球化和依赖外来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欧盟的危机和离心趋势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变化等,为此,它们开始反思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特征。^①

此外,在次区域层面对中东欧四个国家集团的案例研究也围绕着前述六大主题展开,并试图概括出次区域层面的一些共同点。结果显示,中东欧地区出现了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的“波罗的海资本主义”、维谢格拉德集团的福利主义模式、斯洛文尼亚的新社团类型、模糊且常常变化的东南欧资本主义(如罗马尼亚的“鸡尾酒式的资本主义”)。次区域层面的讨论有助于发现次区域内的一些共同点,包括对挑战的反应和对转型中的外部因素的反思等。例如,有的国家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有的国家不再将加入欧盟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机遇。^②某些国家还出现了政治变迁,与欧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次区域层面的讨论也可以发现次区域之间显著的模式差异,体现了中东欧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多层次特点。

四、学术价值、启示和局限性

综上所述,《中东欧转轨30年与形态各异的资本主义》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涉及广泛。该书是迄今所见国际上分析中东欧转型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最全面的历史性和描述性研究成果。它对1989—2019年间16个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做了全景式的考察和总结,具有案例涵盖国别数量最多、次区域范围全、时间跨度大、考察领域多等特点。

其次,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比较系统而严

谨。该研究体现了实证主义的特点,理论视角和基本假设明确,概念和观察指标清晰,数据和资料来源比较可信,分析结果具有较高效率。来自中东欧多国的作者团队对案例的详细考察也是确保该成果质量高的一个重要条件。可以说,该书对16个国家案例的考察、对四个次区域的分析归纳基本达到了“辨析中东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制度的显著特征和结构”的研究目标。

最后,研究发现和总结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国别、次区域、中东欧和欧洲等多个层面详尽地呈现了中东欧地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还在研究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浓缩了中东欧16国资本主义类型的关键信息的图表,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各国国情并在国别和次区域层面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中的案例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当前文献中资本主义分类方法和概念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在为一些概念提供数据支持、丰富内涵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分析无疑是该书在中东欧资本主义模式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该书还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首先,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告一段落,但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类型在国别和次区域两个层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面临着继续调整的压力,有的国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前,一些中东欧国家面临着重新审视发展环境和战略的困境,这使其资本主义模式面临新的问题,也引发了新的辩论。该书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是:弱国只依赖市场力量是不够的,这会限制其发展。在关于中东欧模式的辩论中,基本问题和争议

① Ibid., p. 458.

② Ibid., p. 368.

③ Ibid., pp. 461-464.

涉及新体系中市场和国家的比例。^① 对外来资本和外部因素的依赖促使中东欧国家反思自主性问题。这些结论和发现部分地回答了关于中东欧建立了何种资本主义、转型是否已完成、转型是否不可逆转等问题。

其次,未来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推进中东欧资本主义的讨论。一方面,在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之外,可以加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反思,打开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例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其他各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和挑战、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对中东欧国家的制约、中东欧国家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处境和极为有限的选择空间等。另一方面,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即不同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包括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资本主义模式与非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属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范畴,还涉及国际关系研究。当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各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各领域的全球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不同模式之间的关系。

当然,除了前文在概念和方法论等方面已经指出的具体细节外,该书还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该书的理论视角稍显狭窄。尽管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是西方研究中东欧转型的主流视角,但是该视角容易带来研究关注点的局限和固化。该书也未深入讨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视角潜在的或更深层次的其他局限性。

其次,在采用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视角之后,该书并没有在比较现有各流派优劣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某一派或另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并以此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相反,该书似乎只是接受了关于各种类型的现有概念,在展开案例

研究时加以参考运用。作者只是澄清了学术文献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版本,区别国家有限的必要的干预(温和版)与政府代替市场机制的“非民主政治”或“威权统治”。该书结论部分指出的次区域层面早期的四种类型相对接近于非标准方法中区分的四种类型,但是该书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该发现对标准方法和非标准方法的检验结果。笔者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该研究没有提前统一分析框架,也可能是因为该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对此前理论研究的检验和发展。但是,笔者认为,在回顾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文献之后,对其作一个统一的评判和整合似乎更佳,可以为统一概念框架提供基础,以便建立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类型参照系。这不仅有利于整合案例研究结果,而且有助于以案例和分析框架的统一或改进来推动下一步的理论探讨。■

[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大学波兰与中东欧问题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徐 焕)

^① Ibid., pp. 460-461.